

## 第一章 機會是自己爭來的

京城沈尚書府邸。

沈芝芝面無表情的瞅著一臉關切、氣質嫵雅的妙齡少女——

沈無瑕。

在外人看來，沈無瑕人如其名，完美無瑕，宛若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蓮花，無論容貌氣質還是四藝才情，都是京城貴女們的榜樣，備受世家子弟追捧愛慕。

沈芝芝卻在心裡呵呵冷笑，微微抬起下巴。「大姊說完了嗎？說完的話我該回去了。」

沈無瑕的笑容一僵，瞅了眼沈芝芝額頭上明顯的紅痕，輕嘆了口氣，鬆開了握住沈芝芝的纖纖玉手，溫柔安撫道：「芝芝，我知道妳是太過生氣才口不擇言，我去和娘說說，看看有沒有轉圜的餘地。」

沈芝芝掃了一眼不遠處悄悄關注她們姊妹倆的下人，再看沈無瑕這知心姊姊做派，心裡膈應到不行，遺忘了前世記憶的她就是這樣被沈無瑕玩弄於股掌之間十五年。沈無瑕不過十六歲，手段卻挺狠的，一步步將她這個嫡不嫡、庶不庶的二妹毀掉，幸好現在她的記憶回來了，不會再傻傻的被沈無瑕耍得團團轉。

「多謝姊姊好意，我覺得嫁進趙家挺好的。」沈芝芝丟下這句話便轉身離去。

她身邊的青衣丫鬟雀兒看了大小姐一眼後，連忙跟了上去。

沈無瑕對於妹妹的無禮已經習以為常，輕嘆一聲，搖搖頭苦笑道：「二妹還是那麼固執，依照二妹的性子，怕是真的認定趙家了。」

「大小姐心善，二小姐也太不知好歹了，就算趙將軍戰功赫赫，可是他都已經逝世了，就算孫世子再怎麼貪花好色，也強過一個死人吧。」沈無瑕的丫鬟彩雲噘起小嘴憤憤不平，恨恨的瞪了一眼走遠的沈芝芝。

「彩雲，閉嘴，二小姐也是妳能說嘴的？」沈無瑕輕斥一聲，眉宇間滿是不悅之色。

彩雲連忙低頭認錯，心裡卻暗暗滿意自己的表現。

「只此一次，下不為例！」沈無瑕警告道。

「奴婢明白。」

沈無瑕這才和顏悅色的輕聲吩咐，「知錯就好，妳去廚房讓王媽做些二妹愛吃的紅棗糕送去沉香園。」

彩雲領命而去，沈無瑕則帶著其他丫鬟婆子回自己的汀蘭苑。

不遠處偷聽了一耳朵的下人們等主子離開後，開始竊竊私語，無一不是在稱讚大小姐友愛妹妹，二小姐不知好歹，特別是之前二小姐那番寧嫁死人也不要孫世子的宣言，更是在下人之間火速傳開來，但很快就被沈老夫人用鐵血手段鎮住了，沒有流傳到外面去。

下人們的議論沈芝芝一點都不在意，她回到沉香園就將雀兒支了出去，房裡只留下奶娘楊氏，此時沈芝芝美豔的臉上沒了剛才的嬌蠻之色，取而代之的是冷靜沉著。

楊氏看到她額頭上明顯磕著的紅痕，心疼得直掉眼淚，連忙拿了個小藥箱過來。

「小姐，妳真的太魯莽了，怎麼能當著這麼多下人的面那樣說話？傳出去妳的名聲就毀了！」

「奶娘，我沒事，其實仔細一想，嫁給剛死的人守活寡也沒什麼不好，威遠將軍府老的老、小的小，我嫁過去就是女主人了。」

沈芝芝在心裡諷刺一笑，誰能想到上輩子一直被人敬著捧著的她，也有搶著嫁死人守活寡的一天，但是說真的，與其被嫡母隨便找個人嫁掉，還不如給死人當寡婦，起碼威遠將軍府人口簡單，只有一個老夫人和一個小豆丁，沒有大家族的齟齬和麻煩，也不用勾心鬥角。

「可是……」

楊氏還想再勸，卻被沈芝芝打斷了，「奶娘，如果我不說那番話，我的清白和名聲就毀了，孫明偉那個時候突然出現在我每天必待的地方，下人又一下子全都不見，必有蹊蹺，怕是一場針對我的算計，與其被人算計，不如另闢蹊徑。」

孫明偉的身分不簡單，是建伯侯唯一的嫡子，當今孫貴妃的親姪子，以她這張繼承了她生母張姨娘的美艷臉蛋以及發育極好的妖嬈身材，她不覺得孫明偉那個色中餓鬼會放棄，唯一能夠逃離魔掌的辦法就只有嫁給那位剛戰死的趙元昊將軍了。沈芝芝的雙眼微微眯起，幸好她前世的記憶回來了，不然還不知該怎麼面對呢，除此之外，她也得感謝天啟王朝的那條特例。

眾所周知天啟王朝有一條奇怪的律法，凡保家衛國、為朝廷立下汗馬功勞的十六歲以上男子，若尚未娶妻就戰亡，其家屬可上書官府請求為其配冥婚，並依照男子的家世或者軍功來選擇對象，如若是將門之後或者軍功卓越者，配冥婚的至少是三品以上官員的女兒，而配冥婚的女子從此終身苦守空房，不得再嫁，死後與其夫君厚葬。

這條奇怪的律法自列入《天啟律例》兩百多年以來，只實際執行過兩次，遺憾的是，配冥婚的兩名女子均沒活過二十五就抑鬱而終。

趙老夫人不是想給她那死無全屍的孫子趙元昊找一個媳婦嗎？身分低的配不上，身分高的，就算是庶女，也不肯嫁一個死人，只等她那番大膽的宣言傳出去之後，肯定能引起趙老夫人的注意。

再來，她必須感謝沈無瑕幾年來不動聲色的引導，讓下人都認為她這位庶出卻養在嫡母膝下的二小姐戀慕趙元昊，更妙的是，幾天前當趙元昊的死訊傳到京城，全府的下人都知道她關在屋子裡哀悼了一整天，這麼一來眾人更不會懷疑她對趙元昊的心思。

雖然她搞不清楚沈無瑕這麼做的目的，但以目前來說，於她並非壞事。

「小姐，不管是不是算計，這關係到妳一生的幸福，萬不能意氣用事，以免後悔莫及，孫世子再怎麼說也是個活生生的人，總比死人強……」楊氏將手中的藥膏放下，絮絮叨叨的說著嫁給孫世子的好處，苦口婆心的勸二小姐回心轉意，「雖說孫世子已經娶了正妻，但以老爺的官職，小姐還是能當個側室的，只要小姐嫁過去後生下兒子，以後就有了依靠，就算孫世子再怎麼紈褲好色、一無是處，有了兒子傍身，總比一輩子守活寡強，再不濟還有孫貴妃這個大靠山呢……」

「停停停！奶娘，妳不用勸我了，我心意已決，我絕對不要像我娘那樣當別人的妾室。」沈芝芝微微蹙眉，堅定的表明立場。

如果她沒有恢復上輩子在現代生活過三十年的記憶，或許會被奶娘說服吧，可惜……沒有如果。

至於逃離沈家，沈芝芝想都沒想過，現實不是小說，她也沒有所謂的金手指，只有上輩子三十年的經歷和一身精湛的醫術，在這個皇權至上的朝代，要是沒了沈家的庇護，誰知道下場會如何，至於學小說的女主好好的官家女不當，非要拋頭露面勵志奮鬥的事兒，她的回答只有兩個字：呵呵。

這是一場豪賭，不管是超品誥命的趙老夫人，還是有著強大家世當後盾的孫貴妃，都不是她這個正二品尚書的庶女能左右的，如今她選擇了趙老夫人，就不知趙老夫人是否會選擇她？

但她堅信，機會是自己爭取來的。

楊氏見二小姐態度強硬，心知再勸也沒用，便不再多說，只心裡仍尋思著辦法，想要阻止二小姐這荒誕的行為。

沈芝芝瞥了眼奶娘的神色，垂下眼簾，暗嘆一聲，阻力真是無處不在，或許她那嚴肅冷硬的父親也是如此想的吧？

一想到父親，她在心裡嘆了口氣。

她是胎穿的時候失去記憶的，生母張姨娘在生她的時候大出血去世了，三年前她被嫡母養在膝下，後來她的待遇和嫡長女沈無瑕無異，她也一直以嫡女自居。

可是某天突然恢復記憶後，她卻不這麼認為了，就算她由嫡母教養，享受嫡女的待遇，但沒有記在嫡母名下，依然是庶女的身分，成了這種嫡不嫡、庶不庶的尷尬存在，最明顯的就是她的名字，芝芝，聽起來像是老鼠的吱吱聲，沈家庶出的女兒名字都是疊字，內向膽小、畏畏縮縮的庶出四妹就叫做沈晶晶，這麼明顯的例子，她以前卻傻乎乎的沒有察覺。

她記得奶娘不只一次勸她不要太過信任嫡母，還說她父親原本替她取名為安安，卻被沈老夫人否決了，改為沈芝芝。

沈老夫人和嫡母是親姑姪的關係。

如今想來，沈安安這個名字和她上輩子的名字一模一樣，可惜最終有緣無分。

「奶娘，妳待會兒去打聽一下，孫明偉是誰邀請入府的？」收回飄飛的心緒，沈芝芝回復原本的冷靜模樣。

楊氏點點頭，這個不用二小姐吩咐，她都要查清楚，沈府在夫人的打理下突然出現這麼大的漏洞，簡直想要毀了沈家未出嫁女兒的名譽，其心可誅。

沈家大小姐沈無瑕已有未婚夫，三小姐是二老爺的嫡女，和大小姐一樣都是一出生就定下了親事，至於大老爺的庶女二小姐和四小姐都還沒有說親。

沈家嫡系就這麼四個小姐，這次的事件對兩位嫡出的小姐影響不大，但對兩位庶女來說就不同了，她們的親事怕是難以說成了，楊氏越想越覺得心驚。

這時，一個個子嬌小、有些微胖的青衣丫鬟進來了，手中拎著一個朱紅色的黃花梨食盒，她叫喜兒，是楊氏的女兒。

「小姐，大小姐命人送來王媽親手做的紅棗糕，是您最愛吃的。」喜兒胖胖的小臉上滿是高興神色。

沈芝芝微微挑眉。「放到桌上吧。」

喜兒忙將食盒放在桌上，打開食盒，拿出兩小碟紅棗糕，濃郁的棗香撲面而來，令人食指大動。「小姐今天有口福了，王媽做的糕點最好吃了。」

她闔上食盒蓋子，看著精緻可口的紅棗糕，忍不住嚥了嚥口水。

沈芝芝好笑的瞅了一臉饞相的喜兒一眼，又看向恨鐵不成鋼卻又慈愛看著女兒的楊氏，說道：「喜兒，這裡有五塊紅棗糕，妳和奶娘各拿一塊嚐嚐。」

喜兒立即眉開眼笑的道：「謝謝小姐。」

楊氏無奈的笑了笑卻沒有拒絕，二小姐對她們母女也太好了，幸好喜兒在她的教導下沒有失了規矩，失了尊卑。

沈芝芝也拈起一塊紅棗糕送進嘴裡，棗香濃郁，口感特別細膩，王媽的手藝確實好，可惜她是沈無瑕的人，不然她真想收攏王媽。

吃完紅棗糕，喜兒收拾好桌面，和楊氏一起離開。

門外百無聊賴守門的雀兒，看到喜兒拎著空食盒和楊氏一起出來，打了聲招呼，誰知正好看到喜兒嘴角的糕點屑，不禁臉色微微一變，暗暗咬了咬唇，心中不忿又嫉妒，同是二小姐的大丫鬟，憑什麼喜兒的待遇比她還好，每次都能吃到王媽做的美味糕點？

思及此，雀兒攥緊手心，暗恨二小姐的偏心。

屋內的沈芝芝站在鏤空雕花窗旁，神色凝重的看著支架上那盆鮮紅如血、宛如蒲扇的大頭花，輕輕嗅了嗅，一股淡淡的花香沁入鼻尖，隨即她的眼底劃過一絲震驚，她的手指輕輕刷過紅扇花的花邊，喃喃自語，「紅扇花、紅扇花……沒想到《藥典》的記載是真的，這種花真的存在……」這株紅扇花來自海外某個小國，品種十分罕見，她上輩子可無緣得見。

師父傳給她的《藥典》後半部所記載的藥材都太過罕見，紅扇花更是在華夏從來沒有出現過，也沒有任何的傳說，沒想到在這個架空的天啟王朝出現了。

「怪不得我的飲食從來沒有被動過手腳，我還以為她們真那麼大度呢，原來在這裡等著我。」沈芝芝的眼底劃過一絲冷芒。

她剛剛吃紅棗糕的時候就特別細細品嚐了，確實沒有古怪，現在想來卻是非常可笑，《藥典》裡記載了紅扇花的特點，它對男人沒什麼影響，但能夠讓女人無法生育，此外，它還是製作駐顏膏的主要藥材，能讓女人保持年輕容貌一直到老死，缺點就是用了駐顏膏將終生不孕，且無解藥。

只要紅扇花一直在她的屋子裡，散發的淡淡香味就會漸漸沁入她的身體，導致無法生育，若撇除這一點，紅扇花不會影響身體健康，也不影響壽命，用這個方法對付她十分隱秘又安全。

據說這紅扇花是沈無瑕兩年前看到某個海外部落的人帶來的，只此一株，便買了回來送給她，想到這裡，她不由得眯起眼，或許沈無瑕早就知曉紅扇花的效用。沈芝芝長吁了口氣，其實只要配上幾服藥，就可以解除不孕這個隱患，不過她都

打算嫁給死人了，不孕對她來說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再說了，這紅扇花挺漂亮的，就這麼擺著吧。

她閉眼又輕嗅了一口，淡淡的怡人芳香縈繞鼻尖，祥和安寧，十分舒心。

「不錯，這花真是寶貝。」

「當然是寶貝，大姊真偏心，什麼好東西都給了妳。」

一道酸溜溜的女聲在背後響起，沈芝芝回頭一看，原來是二老爺的嫡女沈無憂來了。

沈無憂和沈芝芝的關係不錯，沈無憂的性子比較急，到她這兒來經常直接闖門，沈芝芝早已習慣了。

一襲紅衣的沈無憂眼巴巴的盯著紅扇花，美眸中的羨慕嫉妒恨怎麼也掩藏不住，恨不得將這盆花搬到自己的院子去。

沈芝芝眼神一閃，意味深長的說：「大姊確實對我挺好的。」而且好得「要命」，她甚至有種奇怪的感覺，沈無憂似乎總在針對她。

沈無憂戀戀不捨的將目光收回來，哼了一聲，「哼，就知道氣我。」說完，她又繼續盯著花兒看。

沈芝芝眉毛擰了擰，沈無憂隔三差五就來她院子觀賞這盆花……身子怕是要出問題。

沈無憂和沈無瑕不一樣，性子直，還有些小天真，雖說有時說話酸溜溜的，畢竟沒有做過對不起她的事兒。

二房夫人也就是她的二嬸，長相明艷，是個醋罈子，二老爺又是個懼妻的，後院除了兩、三個年老色衰的通房外，連個姨娘都沒有，更別說庶出的子女了。

沈老夫人為此很不待見二夫人，每次都想給二老爺塞幾個姨娘，誰知才將人送過去，就被二夫人一哭二鬧三上吊攪黃了，再加上二夫人又是個能生的，有兩子一女傍身，鬧騰的次數多了，沈老夫人只好眼不見為淨、不管了，在這樣的環境下，沈無憂的性子被寵得有些天真就不足為奇了。

想到這兒，沈芝芝伸手抓住沈無憂的手腕，強硬的將她拉到桌邊坐下，親自給她上了茶水。「別看了，看了那麼多次還沒看厭啊？」

經過剛才的悄然把脈，沈芝芝放心了，沈無憂的身子是受了輕微的影響，但等自個兒出嫁時將紅扇花帶走，這點小影響很快就會自癒。

「哼，要不是這花只此一株，我才不會到妳這兒來呢！」沈無憂不甘願的喝了口茶，冷哼一聲，這才想起自己過來的目的，那點不甘頓時被她拋諸腦後，她迫不及待的求證道：「對了，差點忘了正事，我聽到下人的傳言了，妳不會真的想嫁給剛死掉的趙元昊吧？」

「當然。」沈芝芝輕笑一聲，微微挑眉，沒想到沈無憂過來是為了這事兒啊。

「沈芝芝，妳腦子沒毛病吧？」沈無憂嚇了一跳，她還以為沈芝芝是在開玩笑呢。

「我很清醒，妳不也知道我一直戀慕趙元昊嗎？如果他還活著，以我庶出的身分壓根兒沒機會嫁給他，如今有了這個大好機會，我當然不會放過。」沈芝芝故意雙手捧著美艷的臉蛋，一臉嚮往的說道。

沈無憂驚呆了，不可思議的瞪著她，彷彿在看一個大傻瓜。還大好機會呢，根本就是腦子壞掉了吧！難道沈芝芝不知皇上下旨要為趙元昊舉辦冥婚的時候，家中有適齡閨女且三品以上的大員都避之唯恐不及，生怕女兒被趙老夫人看上。

「妳瘋了，大伯不會同意的。」如果大伯同意了，朝中大臣不知會如何看待大伯呢。

「來不及了，今天的事很快就會傳出去，我沒得選擇。」沈芝芝嘴角勾了勾，俏臉上洋溢著喜悅的笑容。

「妳將自己逼到這個地步，到底是為什麼？孫明偉就算再紈褲好色，也總比死人強。」沈無憂深吸了口氣，強迫自己冷靜下來，隨即她像是想到了什麼，嘻嘻一笑。「妳還不知道吧？祖母已經下了禁口令，今天的事絕對沒有傳出府，且孫世子丟了大臉，也不會將此事傳出去，妳就放心吧。」

沈芝芝笑容一頓，心兒咯噔一聲，竟然沒有傳出去？難道要她自己散布出去？可是她身邊除了喜兒和奶娘可信之外，其他的人她不敢保證，而奶娘肯定不會幫她毀掉自己的名聲，喜兒嘛……或許可以，但得重新盤算……

罷了，先看看情況再說。

「就算沒有傳出什麼流言，但我非常厭惡孫明偉，看見他我就恨不得閹了他，為了避免兩家結死仇，我相信父親會支持我的。」沈芝芝穩了穩心神，笑盈盈的說著，接著用手指做出剪東西的模樣，再配合一抹猙獰的笑意。

沈無憂被嚇到了，心裡冒出一絲涼氣，看向沈芝芝的眼神帶了一絲駭然。沈芝芝什麼時候變得這麼、這麼恐怖了？

沈芝芝見狀，暗暗好笑，小孩子果然不禁嚇，但是當她一想到今晚要打的硬仗，好心情頓時蕩然無存。

沈老夫人和嫡母還好對付，嚴肅冷硬的父親卻不好糊弄，萬一他一氣之下將她送進家廟當姑子長伴青燈……那就一切都白費了。

誰想當姑子被關在冷清無人的地方，還不如嫁給死人呢！

沈芝芝心不在焉的送走了沈無憂後，楊氏回來了。

「小姐，問到了，孫世子是自己上門的。」楊氏特意問了守門的下人，說是孫世子從國子監下學後就直奔沈府做客。

國子監是天啟王朝的官學，限宗室及其外戚親屬、諸功臣、三品以上官吏的兄弟或子孫入學。

「不可能，沈家和建伯侯沒有交情，孫明偉怎麼可能莫名其妙突然上門。」沈芝芝冷笑一聲，皺眉沉思了一會兒，問道：「奶娘，我記得咱們沈家的幾位少爺都在國子監上學，是不是和他們有關？」

楊氏一怔，隨即大悟，「對啊，老奴怎麼沒想到，小姐待老奴再去查探一番。」

「也好，妳再去打聽一下。」沈芝芝總覺得不弄清楚這事就無法安心。

她可沒忘記孫明偉見到她的第一眼就叫她「沈芝芝，沈二小姐」，要說裡面沒內情，她才不信呢！

楊氏這回去的時間比較長，她的丈夫是府裡的車夫老羅頭，專門接送幾位上國子

監的少爺上下學，這個時候夕陽西下，老羅頭剛好接送少爺們回來。

一聽楊氏問起，老羅頭臉色丕變，狠狠的抽了一口旱煙，嘆了一聲道：「我今天無意間聽到三少爺身邊的兩個小廝提起孫世子對二小姐上心了、任務完成之類的話。」

「當家的，你確定是三少爺身邊的小廝？」楊氏驚訝極了。

三少爺沈子峰是大房庶子，沈芝芝的三弟，可能因為他是沈府唯一一個庶出的少爺，生母錢姨娘又不受寵，導致他的性子有些沉默，可若是因為這樣就說是三少爺策劃陷害二小姐，楊氏第一個不信，畢竟兩人之間沒有一點利害關係，怕是他的小廝被人收買利用了。

楊氏的臉色很不好看。「看來二小姐真是被人算計了，就不知道是誰這樣狠毒。」

老羅頭嘆了一聲，勸道：「沈府的水深，妳就不要再追查下去了，對二小姐沒有什麼好處。」

楊氏一驚，不由得將聲音壓低，「當家的，難道是夫人……對二小姐出手了？」

老羅頭搖搖頭道：「難說，這得看二小姐的造化了。」

楊氏心事重重的回到了沉香園，將老羅頭的話轉述了一遍。

沈芝芝沉默了一會兒，自嘲一笑，點點頭道：「我明白了，這事就到此為止，真相已經不重要了。」

她早該想到的，沈家能算計孫明偉對她下手的，除了那幾位外，還能有誰？現在最要緊的是怎麼將她那番話傳出去，引起趙老夫人的注意。

當沈芝芝已經知曉事情的發展有了變數，正想著該怎麼辦的時候，另一方院子裡的主人卻幫了她大忙——

「妳說真的？沈芝芝那番寧嫁死人也不嫁孫明偉的話竟然沒有傳出去？」

「是的，老夫人下令不准外傳。」

「找些人暗中散布出去，最好明天能讓全京城的百姓都知道沈家二小姐對趙將軍的一片癡心。」

「主子放心，老奴必定完成任務。」

夜幕降臨，沉香園沉寂了下來。

沈芝芝用過晚膳後就待在屋子裡，半靠在引枕上，漫不經心的翻閱著嫡母派人送來的《列女傳》。

翻了幾頁後，她就將書丟到一旁，與其看這樣的書浪費時間，不如做些別的事，她瞥了一眼繡架，拿過奶娘放到一旁的針線盒。

「小姐，晚上不要繡花了，傷眼睛。」楊氏見狀，連忙勸阻。

「奶娘，我不繡花，我就看一下。」沈芝芝笑了笑。

看著眼前的繡花針，再想到自己前世那套不知救治了多少人的神針，她嘴角抿了抿，眼底劃過一絲懷念，想著等她嫁到威遠將軍府後，再讓人打造一套，現在不宜有過多的動作。

「小姐，大少夫人來了。」

門外響起了雀兒的聲音。

「大少夫人怎麼這個時候過來？」楊氏滿腹不解，二小姐和大少夫人的關係不太好，大少夫人這個時候過來真的很奇怪。

沈芝芝將繡花針放回針線盒，整理了一下衣裳，就讓雀兒請人進屋，不過眼睛掃到窗邊支架上的紅扇花，猛然想起大嫂已經有一個多月的身子，她皺了皺眉，吩咐道：「奶娘，將這盆紅扇花搬到臥室去。」

楊氏驚訝的看了二小姐一眼，卻沒多問原因，連忙上前將紅扇花搬走。

盧氏在兩個丫鬟小心的攙扶下走了進來，見二姑子安安靜靜的坐在黃花梨木圓桌旁，有些訝然。

「大嫂，坐。」沈芝芝笑著招呼盧氏。

盧氏坐下後，揮退了兩個丫鬟，讓她們在門外候著。

楊氏也知趣的退了出去。

沈芝芝詫異的瞅了盧氏一眼，她這是想做什麼？

「芝芝，我今天過來就想問妳一件事。」盧氏抿了口茶，看向沈芝芝的眼神帶了一絲怪異。

沈芝芝眼神一閃，挑眉問道：「是不是和孫世子有關？」

盧氏嘆了一聲，眸光有些複雜的望著二姑子美豔無比的臉蛋，紅顏禍水啊，孫世子表明了對二姑子誓在必得。「嗯，建伯侯讓人來提親了。」

「什麼時候的事，我怎麼不知道？母親答應了嗎？」沈芝芝的心猛地一沉。

事情發展得太快，出乎她的預料。

「今天傍晚，建伯侯府讓人遞了帖子來，母親還在考慮，畢竟妳今天下午跟無憂說的話……」盧氏有些遲疑，並未把話說完。

下午說的話……沈芝芝靈光一閃，原來如此，怪不得嫡母沒有直接答應，就是怕她到時真的將孫明偉闖了，兩家結下大仇，看來嫡母派盧氏過來，是想試探她吧？

「母親沒有同意就好，不然我怕會忍不住闖了孫世子，孫世子是建伯侯的獨苗，如今還沒個一兒半女，要是真被我……建伯侯就要絕嗣了，妳替我轉告母親，如果想和建伯侯府結仇的話就將我嫁過去。」沈芝芝微微一笑，但笑容有些陰森森的。

盧氏一聽，背脊發涼，看向二姑子的眼神帶了一絲陌生，以前的二姑子被母親溺愛，性子雖不討喜，卻不像現在這樣令人害怕。

盧氏連忙尋了個藉口匆匆離去。

沈芝芝瞅著盧氏匆忙離去的背影，嘴角勾起，心情頗為愉快。

沒有弱點和軟肋的人最可怕，她現在就是這種人，相信祖母、父親和嫡母肯定會做出有利沈家的選擇。

楊氏進來就看到二小姐頗為愉悅的模樣，怔了怔。

「奶娘，時候不早了，妳去準備熱水，我今晚想早點休息，明天還有一場硬仗要打。」沈芝芝擺了擺手，吩咐道。



「小姐，妳不等老爺召見了嗎？」楊氏愕然。

「不用等了，父親他們今晚估計沒什麼心情見我。」要不然也不會叫大嫂過來一趟，如今看來，孫世子已經提前出局了，她唯一擔心的是會不會被送入家廟。莫名其妙被孫明偉惦記上，她也無法嫁給其他人了——如今孫貴妃那一脈如日中天，沒人敢得罪建伯侯，只除了剛死沒多久的趙元昊。

威遠將軍府。

趙老夫人揮退前來送消息的下人，只留下心腹廖嬤嬤，神色有些猶疑和疲憊。

「玉蘭，妳說，沈尚書的二女兒真的那麼喜歡昊兒嗎？」

廖嬤嬤一邊替趙老夫人捏肩，一邊回道：「婢子不清楚，也有可能只是沈家二小姐一時的氣話。」

她是知道老夫人的心病，少爺剛戰死的消息傳回京沒多久，就有人向皇上提議為少爺舉辦一場冥婚，皇上同意了，老夫人卻為難了。

她的孫兒那麼出色卻英年早逝，偌大的將軍府只留下了他們一老一少，老夫人傷痛欲絕，但再傷心也沒用，孫兒永遠回不來了。

這是他們趙家的宿命。

冥婚，趙老夫人心動過，畢竟她老了，不知還有多少日子可活，可是趙家僅存的小孫子只有五歲，等她百年後，小孫子必須有人照顧。

可是冥婚的人選不好找，家有適齡閨女的大臣夫人們統統對威遠將軍府避如蛇蠍，現在冒出個沈家二小姐，如果這個二小姐是個好的，又真心為昊兒守寡，趙老夫人說什麼也要爭上一番，至於建伯侯背後的孫貴妃，她倒是不懼。

「希望不是一時的氣話。」趙老夫人嘆了口氣。

廖嬤嬤遲疑了一會兒才道：「聽說沈二小姐長相美豔，身段妖嬈，孫世子就是看上她的美貌才鬧出事來……」

就算沈二小姐不是一時氣話，她的容貌和身段太過出色，容易招來一些麻煩事，而且品性不知如何，還是得好好打探一番才行。

趙老夫人一聽，馬上皺起了眉頭。「那就再看看吧。」

就算沈二小姐耐得住寂寞，卻難防垂涎她美色的人，萬一出個什麼醜聞……

趙老夫人又嘆了口氣，到底不再費神，如果實在沒有其他好人選，這個沈二小姐也不是不可以。